

世界
文学评介
丛书

文坛背后的讲坛

——伏尔泰与卢梭的文学创作

赵 勇

海南出版社

中国图书馆书号

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文坛背后的讲坛

——伏尔泰与卢梭的文学创作

赵 勇



海南出版社

1993·海口



A0525942

琼新登字 03 号

责任编辑：刘文武

封面设计：郑在勇



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文坛背后的讲坛

——伏尔泰与卢梭的文学创作

赵 勇

海南出版社出版

(海口市滨海大道花园新村 20 号)

国家教委图书馆工作委员会装备用书

北京密云胶印厂印刷

*

787×1092 1/32 4.43 印张 87 千字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590—795—1/I·87

定价 3.20 元

K835.655.6/20

《世界文学评介丛书》编委会

主编： 吴元迈

编委： 叶廷芳 卢仁龙 刘文武

吴元迈 郭宏安 谢伟民

蒋卫杰

写给青少年的话（代序）

二十世纪只剩下最后这不多的几年，二十一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的重担，已历史地落在你们这些跨世纪的一代青年肩上。祖国的未来与命运将同你们相连，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也将由你们用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去谱写。

历史和实践已无数次表明，像人类的一切进步、壮丽和伟大的创举一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不可能越过世界文明大道而另辟蹊径。为了担当这一无比光荣而又极为艰巨的历史使命，为了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巨大机遇与挑战，广大青少年朋友应该下定决心，努力学习和确切了解人类在过去和现在所积累的一切知识和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

人类的文学成果是人类的文明成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每一时代的重大文学现象和优秀文学作品，并不会随着这个时代的过去而成为过去。它们蕴含着客观的真理和历史的启迪、永恒的价值和永久的魅力。歌德说：“道不尽的莎士比亚”。别林斯基也说：普希金是要在社会的自觉中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这无异于说，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生命总是处在历史的永久运动之中，并且总是和世代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因此，培养自己对世

界文学的爱好和关注，了解世界文学的主要内涵，提高文学修养，应当是每个青少年的必修课。

这套《世界文学评介丛书》集各国家、各地区、各语种文学内容于一身，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套大规模、多层次、多角度的世界文学博览丛书。共6辑85册，依类别分为：（一）国别、地区文学史，（二）分体文学史，（三）文学运动、流派、思潮，（四）文学比较、交流，（五）作家作品（上），（六）作家作品（下），这套丛书全面、系统、多角度地评述了世界文学。既载录了世界文学从古至今的发展历史，又揭示了其现状和最新发展动态；既阐述了各主要文学运动、流派和思潮的兴衰及其主要内容，又介绍了世界文学与其它学科交错纵横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既论述了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相互交流、吸收和借鉴，又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了重点的评析、介绍。丛书作者绝大多数是从事世界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家，他们用通俗明快的语言，将学术性、知识性的内容，通过浅显易懂的形式表达出来。不仅参考了世界各国学者的最新学术观点，而且融进了潜心研究多年得出的独到、精辟的见解。论述科学，史料翔实，知识准确。

开放的中国正走向世界。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继承人类文化的全部优秀遗产，需要具有世界意识的建设者。青少年朋友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成为你们奔向二十一世纪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

吴元迈

1993年国庆节于北京

内 容 简 介

恩格斯说：“十八世纪主要是法国的世纪。”因为那里有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伏尔泰与卢梭是启蒙运动的旗手。他们高举：“平等、自由、博爱、人权”的大旗，批判信仰，谴责蒙昧，砸烂神权，反对迷信，推动了欧美文化的向前发展，同时，他们又是优秀的作家和诗人。本书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概述了伏尔泰与卢梭的生平事迹、社会政治思想，以及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帮助读者了解这两位文化巨人，了解启蒙运动，进而了解十八世纪的欧洲文化。

目 录

- | | |
|----|----------------|
| 1 | 启蒙运动与文学 |
| 4 | 伏尔泰：愤怒的学者矛盾的人 |
| 5 | 笑和让别人笑 |
| 11 | 诗人哲学家 |
| 18 | 思想的杰作 艺术的迷途 |
| 19 | 把剧场当作讲坛 |
| 25 | 莎士比亚没有审美趣味 |
| 32 | 孔夫子道德的五幕剧 |
| 33 | 伟人拜倒在圣人脚下 |
| 38 | 道德的胜利 文明的凯旋 |
| 43 | 文学的秘密武器 |
| 44 | 漫不经心的创作与沉甸甸的收获 |
| 53 | 种我们的园地要紧 |

62	卢梭：激进的战士忧郁的心
63	活的就是自然
70	从破坏到建设
76	开采天性与谴责文明
76	向贵族艺术宣战
82	感情大爆炸
93	把儿童当成儿童
100	忏悔的背后是论辩与抗争
101	把灵魂端出来
108	美丽的想象 浪漫的回忆
114	归真返朴
115	享受自我：审美的人生姿态
121	体验孤独：走向澄明之境
128	在卢梭的感召下

启蒙运动与文学

不了解十八世纪法国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就不能理解那个时代诞生的文学，同样也就不能理解伏尔泰与卢梭。

十七世纪的法国是一个空前强盛的国家，封建专制制度发展到了顶峰。然而，到了十八世纪以后，法国却面临着政治、经济、思想领域的全面危机。一方面是三个等级的严格划分使僧侣与贵族享有种种特权，上流社会奢侈靡烂，一方面下层人民的无以为生、饥毙荒野；一方面是教会、政府的思想垄断，一方面是人们普遍的噤若寒蝉。监狱、流放、死刑的繁荣，一方面表现了统治者的高压政策，一方面也表现了他们的色厉内荏。种种迹象表明，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已走到了它的尽头。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上，启蒙运动拉开了轰轰烈烈的序幕。而启蒙运动的主体——那些伟大的、杰出的人物，他们从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等人的自然科学成就中吸

取的丰富的营养，同时又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优秀文化遗产，并进一步从蒙田、笛卡尔、洛克等英法哲学家那里补充了新鲜的养料，从而提出了清除旧的意识形态、建立新政权新秩序的社会政治主张。他们崇尚理性、倡导科学、呼唤民主、寻求自由，他们批判信仰、谴责蒙昧、砸烂神权、反对迷信。因此，启蒙运动的大旗上始终书写的是“平等、自由、博爱、人权”的口号，启蒙运动的交响乐中始终回荡着的是“民主与科学”的旋律。由于启蒙运动，终于导致了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

现在看来，文学运动其实只是启蒙运动的一个副产品。因为那个伟大的时代要求那些巨人们的所有思想都服从于启蒙这一主题，毋宁说那些巨人们的哲学、美学、社会政治、文学等等主张与实践都鲜明地打上了启蒙的印记，而文学则是这曲恢宏的交响乐中的一个声部。

而且，那些在启蒙时代操作文学的人，他们往往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家。启蒙的任务与目的要求他们在自己的一生中扮演多种角色，进行多种思考，而在所有的这些思考中，文学往往又不是他们首先的选择。于是，文学领域成了他们哲学观点、社会政治学说具体演练的战场。

恩格斯指出：“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

所以，是不是在他们那一大堆封号之前还应当首先冠之于他们一个“革命家”的称号呢？

本书将要谈到的这两位文学家就是这样一种人物。伏尔泰与卢梭，前者是一位诗人，历史学家、最出色的哲学小说家、戏剧家、哲学家和数学家；后者是一位政治思想家、作曲家、教育家、优秀的小说家和卓越的散文作家。

除此之外，他们还各有一个伟大的称号：伏尔泰被誉为启蒙运动的领袖与导师，卢梭则被赞为启蒙运动中激进的民主主义战士。

伏尔泰：愤怒的学者矛盾的人

亨利·托马斯在他那本《大哲学家生活传记》里是这样描述伏尔泰的：

他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他藐视人类但又热烈地爱着他们。他讥讽教士但又把他的一部著作题献给教皇。他嘲笑王亲贵族但又接受了菲特烈大帝的馈赠。他痛恨偏见但又对犹太人抱有偏见。他讥笑财富的虚夸，但又获得一大笔财产（不都是用正当的手段）。他不信仰上帝，但一生都在努力寻找上帝。他不尊重宗教但又创立了一个新的笑的宗教。他在发怒时象老虎一样残忍，但当他的同情心被唤起时，特别是见到不公正的事情，他总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一边，担负起帮助弱者反抗强暴这种危险的责任。

这就是伏尔泰。他的矛盾不仅泛泛地表现在他的生活、思想、行为中，而且也更为具体地表现在他的哲学观、宗教观、美学观和文学主张中。现在，让我们先从他的生活经历谈起。

一、笑和让别人笑

伏尔泰（1694—1778）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可以说，他的生活就是以一個玩笑开始的。1694年11月21日，当他降生的时候，由于他的羸弱和瘦小，许多人预言他活不过四天，然而他与他们开了一个玩笑：扎扎实实地活了八十四年。

伏尔泰出生在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里。他的父亲是一名公证人，又是一位让森派信徒。让森派作为天主教中的一个新教派别，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他们反对国教的繁琐教义，主张个人独立研究和解决《圣经》。和英国的清教徒一样，他们鄙视尘世的幸福，宣扬来世的教条。

童年的伏尔泰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的。很小的时候他就失去了母亲，父亲强加给他的抽象的神秘主义学说并不能使他提起丝毫兴趣。相反，倒是使他滋生了一种反叛具体现实的渴望，他十分憎恨让森派学说。

伏尔泰自幼天资聪颖，活泼好动，喜欢观察周围的事物，谛听别人的交谈。但是，当他在耶稣会举办的贵族学校路易中学读书时，却从不用功，而只是对看闲书感兴趣。他不仅对法国文学史和近代史兴趣颇浓，而且对伊壁鸠鲁的自由思想十分推崇。从那时开始，他便开始写诗，并且很快便小有名气。

倒是伏尔泰也确实不值得在那样的学校里用功。他后来

极其严厉地指责了那所学校，因为那所学校什么也没有教给他：“我甚至对自己的祖国也不熟悉。我既不知道我国的基本法律，也不知道她所需要的是什么。我对数学和正确的哲学都毫无所知。我所道的只是拉丁语和愚蠢。”

然而，那时的伏尔泰是没法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情的。当他结束中学时代那种枯燥、乏味的生活下决心要当一名作家时，他的父亲勃然大怒了：“文学的职业除了饿死别无他用。”这就是伏尔泰的父亲对文学的理解。在父亲的威严面前，伏尔泰屈服了，他被送进了一所法科学校。

因为事与愿违，伏尔泰自然不可能去专心致志地研读法律，而是与一帮上流社会的贵族子弟打得火热。在那样一个圈子里，伏尔泰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因为他谈吐锋利、出语俏皮，冷嘲热讽的本领初见端倪。“笑和让别人笑”是伏尔泰早年信奉的生活格言，其实也是他个性的一种体现。可以说，笑，贯穿了他整个的一生。如果说他早年的笑和让别人笑更多的是一种玩笑，那么，随着他思想的成熟，这笑则变成了一种尖刻、犀利的嘲笑。任何虚荣和伪善都会在这种笑中解体，任何达官显宦听到了伏尔泰的笑声都不免胆战心惊。

然而，伏尔泰的笑声随着他的第一次入狱消失了。由于他写了一首讽刺摄政王的小诗，他于1717年被关进了巴士底狱。在狱中，他完成了第一个悲剧《俄狄浦斯王》和史诗《亨利亚特》。持续十一个月的监禁之后是接着的流放。在此期间，《俄狄浦斯王》在法兰西剧院上演，大获成功，连演四十五场，盛况空前。摄政王因此赦免了他，还十分赏识他的戏剧才能。为了对摄政王表示感激，他写了一首诗，名字就叫《巴士底狱》，诗中非但没有发泄一点怨恨，反而认为坐牢

与流放只是一场误会。摄政王读罢此诗心中大喜，于是决定接见他。伏尔泰在受宠若惊之际，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他的真名叫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

改了名字之后，伏尔泰就获得新生了吗？好像是的。从大量的资料中可以看出，起码在他第二次入狱之前，伏尔泰过了几年春风得意的生活。他频繁地出入上流社会，博得了一些贵妇人的青睐；他利用他的社会关系经营商业，积攒了大量的钱财。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戏剧创作中。有了《俄狄浦斯王》的成功，伏尔泰又写了一系列悲剧，但不幸的是上演时反应平平。伏尔泰大病一场之后转写喜剧，至此，他似乎才找到了自己的感觉，他的讽刺幽默的本领也有了一个施展的机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写了《冒失鬼》等一系列有名的喜剧作品。

正当伏尔泰沉浸在名声、荣誉、财富等等理所当然的激动中的时候，巴士底狱再度向他招手了。起因是他与一位贵族发生冲突，却遭到了这位贵族指使的人的毒打，之后又以“叛逆的言论和危害治安的行为”被投进了监狱，紧接着出狱的是流放。封建专制制度的法律开了伏尔泰一个玩笑，而伏尔泰从他的切身经验中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封建专制的政体下，除非是达官显宦，个人的地位和人生安全是没法保障的。或许就是从那时开始，伏尔泰才坚定了与封建专制斗争的决心。

流亡期间，伏尔泰去了英国，在这个“自由之岛”上，到处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伏尔泰不由得神清气爽。他努力学习英语，经常出入剧院，广泛接触朋友，研读英国文学。对莎士比亚，他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认为莎翁是一个颇具

天才的野蛮人——矛盾又出现了。

对于伏尔泰来说，英国之行的收获是巨大的。在《英国通信》（后来改为《哲学通信》）中，他详尽地考察了英国的制度、社会状况、农民的生活、自由的程度，并与法国作了全面的比较。对比的结果使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这个国家，可以自由地使用自己的头脑，不必为恐惧什么而卑躬屈膝。”

尽管伏尔泰对英国推崇备至，但是当取消了他的流放、允许他返回巴黎时，他仍然感到非常愉快。然而，回到巴黎并不意味着他安定生活的开始。1734年，由于《哲学通信》的秘密出版，他又一次面临着被捕入狱的危险：巴黎最高法院没收了书铺的全部存书，并把它们在法院大厦的台阶上当众撕毁焚烧，同时，也对作者发出了传票。当巴士底狱又一次敞开它的怀抱时，伏尔泰不敢怠慢了，他摆脱了警察的逮捕，逃到了当时不属于法国管辖的洛林，投入到了他情妇的怀抱。

伏尔泰的情妇是夏德莱侯爵夫人。夏德莱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而是当时法国最有学问、超群出众的女性之一。她身材修长、威严庄重，大部分时间里，她呆在书房里探索化学、物理学、哲学和数学的秘密。有时候，她用望远镜整晚整晚地观察天体，得空便翻译牛顿的《原理》和弗吉尔的《埃内伊德》。在这样一个仪表与心灵都超凡脱俗的女性身边，伏尔泰不但品尝了生活的温馨、爱情的甜美，而且还利用这极为珍贵的时间进行了大量的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

在这里，伏尔泰开始了哲理小说的创作，《如此世界》、《查第格》、《小大人》、《梅农》就是在这时候写出的。在这里，他还创作了长诗《奥尔良的处女》和大量的戏剧作品如《恺